

重读毛泽东
从1893到1949

韩毓海◎著



中信出版集团 · CHINA CITIC PRESS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重读
毛泽东

韩毓海◎著

从1893到1949

中信出版集团·CHINACITICPRESS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读毛泽东, 从 1893 到 1949 / 韩毓海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148-3129-0

I. ①重… II. ①韩…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人物研究 IV. ①A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 069064 号

重读毛泽东, 从 1893 到 1949

著 者: 韩毓海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邮编 100022)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148-3129-0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哲学是对宇宙的惊奇
政治的标准是区分敌我
经济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
新的形式的斗争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一盘散沙是无助的人民
人民是组织起来的铜墙铁壁
党是在人民群众中思想的学者
士大夫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宗派
阶级是躁动于国家母腹中的婴儿
新世界是出现在海平面上的桅杆
江山是苍山如海
革命是朝阳如血

群众路线是到人民中去求良知
实践是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形成了路
运用矛盾是为了创造时势
一张白纸
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

人民战争是超常规的
革命者永远是年青
从现在
学习做一个思想着的游击队员

想念青春，想念红星照耀中国的日子
想念斗争，想念他长征时代枯瘦的面容、革命家的腿
想念真理，想念雄关漫道
少年中国如麦浪般前赴后继
想念他忧思如海的目光
想念北斗星

想起他，就是他年轻时的模样
不是神坛上塑造的偶像
是了悟宇宙真相与真理的觉者
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
在中华民族血流成河、泪流如海的漫漫长夜
高举英特纳雄耐尔的旗帜
是全世界劳动者的导师和救星

2015年12月8日

推荐序

读懂毛泽东

朱善璐

毓海同志的这本新书，讲述了大地与革命，青年与斗争，创造历史与改天换地，“我要读书”和“翻身道情”，深刻动人地叙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讲述了他为受苦人洒下的滚滚热泪，他对于压迫、不义和腐败的强烈义愤，他对于江山和人民的诗人的多情。他失去的每一个亲人，他写下的每一行文字，他的笑容与浩叹，他的悲怆与激越，他的伟大思想与风范，与每一个站起来的中国人血肉相连。

这本下了很大功夫的学术著作，首先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就是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在西方，最早系统地思考“什么是政治”这个问题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曾在其著作《政治学》中说：政治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当时，这个“联合体”就是他所说的“城邦”），政治所追求的不仅是“生活”，而是“优良的生活”，政治所要面对和思考的，是一个共同体的命运和发展规律。

我还记得，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过：献身于政治，就是献身于公共事业，而那些为大家而献身的人，就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这些论断无疑对马克思产生过重要的启发，而中国现代政治的

新世界，就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诞生并确立起来的。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的伟大贡献，正在于以前赴后继的牺牲，创造了一个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上所罕见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新世界。

这就是中国革命的伟大遗产，现在，这份遗产交到了我们的手上。

此时此刻，我想起的是：在马克思诞生整整 100 周年的时候，毛泽东来到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同志的引领下，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就是在北大丰厚的学术思想沃土中生长出来的。

正是北大的历史，正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先驱者的经历告诉我们：在我们这里，学术与政治，从来就不是割裂的。

因为我们所谓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追求真理。而我们共产党人的政治，就是为了真理而斗争。

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标准，学科存在着不同的规范，诸如审美的、伦理的、经济的，等等。这些标准、这些规范当然都必须承认且得到尊重，但是，我们却不赞成以上述各种各样的标准取代乃至取消政治标准。

“泛政治化”固然是不对的，而“去政治化”更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那就是生活与学术的歧途。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同志反复告诉我们的，也是被北京大学的历史所证明了的。

实际上，马克思与毛泽东都深刻地预见并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资产阶级政治的堕落，现代世界普遍流行着“政治厌倦症”乃至“政治恐惧症”，而且还存在着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代替政治的流行语”。对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这样指出：

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但是，工人阶级也知道，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他们知道，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正如真理不可能被终结一样，政治也不可能被终结，不可能被其他的领域所取代、所决定。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区别在于：我们并不认为真理已经被穷尽、被终结，我们并不认为在知识和认识领域里，世界已经一片光明。我们只是认为：我们能够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比如在过去，农村是我们不熟悉的，战争是我们不了解的，长征是前所未有的，怎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建设新中国——这一切都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自己不熟悉的東西，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说过：“惊奇者，人类之生涯也。”勇敢地面对我们不熟悉的東西，满怀豪情地建设一个新世界，这就是《实践论》告诉我们的真理，当我们面对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任务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温这个真理。

我们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21世纪的世界不太平。必须承认，我们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因此，我们周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这丝毫也不奇怪。这些矛盾、这些声音有国际的、国内的，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也有新出现的，有的是突发的，有的则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矛盾彼此交织、互相制约，但却以更为

集中、更为强烈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勇敢面对它们，全面分析它们，在矛盾中寻求突破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而正义的事业，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这就是《矛盾论》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今天应该重温这个真理。

毛泽东同志毕生倡导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正如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今天正面临着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的严重任务。

最近，我们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推荐的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我们也倡议北京大学师生老老实实在地阅读毛泽东同志的一系列著作，以学习这位伟大的北大前人留给我们的法宝与精神财富。我们认为：珍视我们前人的奋斗，尊重我们自己的历史，这绝不是说说而已，而继承北京大学的光荣传统，这更不应该是一句空话。

毛泽东为他的人民所热爱着，亦如他被敌人所反对着一样——尽管他一生未必有一个私敌。

希望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没有敌人，那是空想，正如希望真正的学术没有论敌，那不过是一种天真。

但是，热爱与景仰毛泽东，并不等于读懂了毛泽东，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手不释卷，他不仅是马克思的优秀读者，也是无数人类经典的热切读者，阅读毛泽东，是阅读人类经典的桥梁，而只有充分地吸收人类思想与知识的精华，才能不断读懂毛泽东。

努力读懂毛泽东，正是毓海同志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毛泽东同志离开我们整整40年了，此时此刻，北大的教师以

这样的方式来纪念我们伟大的校友，这种方式是我赞成的，也是我期盼的。

因此，我高兴地写下这些话，以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作者的叙述与思考，开始一次波澜壮阔的精神旅程吧！

前 言

掌上千秋史

现在交在读者手上的《重读毛泽东》，是计划中的《龙兴：1500年以来的中国改革与革命》的第一卷，也是自2010年以来，我在北大开设的“中国千年史”课程的最后一部分。

这一部分课程的题目原本是“大翻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 and 思想起源”。

本课程所立足的，是对中华民族千年史的阅读与思考。

公元907年，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世界帝国——唐朝灭亡了。短短53年之后的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那时起到1840年，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

宋朝的立国之本，概而言之，就是“矫唐之往，纠唐之过”，其基本制度设计，便是建立在“矫失以为得”这个“大纲大纪”的基础之上。于是，几乎不可避免的，对于宋朝来说，隋唐光辉灿烂的326年，就只剩下了8年的“安史之乱”，而为三百余年王朝治理者所念念不忘的，也大概只有这样一件事：汲取“安史之乱”深刻的历史教训。

举凡王安石所痛陈的人才之“教、养、取、任”皆不得法，即作为治理者的士大夫阶级的不会干事、不愿干事、不能干事；举凡叶适所揭露的“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即社会分裂为两张皮，并最终堕入一盘散沙——这些大宋“创制”的起因和用意，究其实质

与根源，皆不过在“矫唐之往，纠唐之过”。

南宋伟大的思想家叶适在《法度总论二》中曾这样沉痛地写道：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亦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矫失以为得。何也？盖必有其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矫失而后得之也；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趋于细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犹有自为国家之意，而不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矫而反之，遂以为功。

……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二百年于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

“专务以矫失为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独弃置而未讲”，“而不知陛下将何以救之哉？”这千古一叹，是对宋王朝的质问，也是对历史的质问。

当然，宋代也并非全靠“专以惩创前人之失计”过活。“唐、虞、三代皆有相因之法，而不以桀、纣之坏乱而废禹、汤之治功；汉虽灭秦，亦多因秦旧。”宋于唐制，自然也有相因与继承之处。其中最为突出者，便是承继唐“永贞革新”以来的改革精神，变唐初的“三省”（中书、门下、尚书）“三权分立”之贵族制度，而为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三司”（户部、度支和盐铁）制度，即欲使国之一统与国家能力的增强，建立在对于资源和资本（即今天所谓“要素市场”）的支配与有效利用之上。

但是，这项关键的现代转变并没有完成，而这就是因为此类改革违背了宋朝立国的“纲纪”，于是便没有强有力的干部政策支持。而那个“纲纪”，若说白了，就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阐述的治理之道，司马迁说，治国理政，“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因为“愚人”固然不能办事，但也不至于生事。

“夫以二百余年所立之国，专以矫失为得”，因为惧“乱”、怕“生事”，以至于把选拔“愚人”当作干部任用标准，而宋朝最终所得到的，必然就是矫枉过正，它得到的是历史的讽刺：“唐之失在于强，宋之失在于弱”。

而自宋朝以来的千年以降，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光绪帝在1901年的《变法上谕》中迟到的觉悟：“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太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国家者在一利字。”

中国历代王朝继承宋代这些“制度创制”的最后结果，便是鸦片战争的落后挨打，便是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

日本人说，“唐宋之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开端，但我以为那也是中国走向积贫积弱，走向落后挨打的开端。不必说，就是从那时起，我们民族的敌人，成了我们的“客户”。“日驱驰千里，斩首三万而归”的汉唐气象，从此远去；而“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的阿Q精神，则浮出了历史地表。

王夫之《宋论》开篇即指出：“帝王之受命，其上以德，商、周是已；其次以功，汉、唐是已。诗曰：‘鉴观四方，求民之莫。’德足以绥万邦，功足以戡大乱，皆莫民者也。”而宋之大弊则在于：其以弱势取天下，上位全凭运气和偶然，“以德之无积也如彼，而

功之仅成也如此”。于是，“夫宋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王夫之深刻地指出：宋之弊政，乃中华民族近千年之积弊；宋之亡，乃中华民族走向危亡之预示和先兆；宋之软弱无能，代表着三代与汉、唐传统之中断，宋之危亡，乃天下之危亡：

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是岂徒徽、钦以降之多败德，蔡、秦、贾、史之挟奸私，遂至于斯哉？其所繇来者渐矣。

当然，千年历史，并不是没有先觉者挺身而出，力图制止这种顺流而下，也并不是没有勇敢者面对顺流而下的“大势”，运筹帷幄，力图翻盘。前有王安石、叶适上下呼号，中有王阳明横空出世、异军突起，直到《南京条约》签订之日，魏源尚在奋笔疾书《圣武记》。这些逆流而上、力求翻盘的努力虽然没有成功，但所谓鞠躬尽瘁、前赴后继者，正构成了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的星星之火。

直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但把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中国长期改革、革命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提供了真理之道，而且也为此种真理和大道在现代中国的实行，创造了“时势”，正如为鱼跃创造了水，为龙兴创造了风和云。

正是“真理”与“时势”的结合，使中国一举摆脱了数千未有之大变局。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千年历史，就此翻盘。

“一张白纸，没有图画。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今天的读者，也许对于毛泽东波澜壮阔的奋斗生涯并不缺乏了解，甚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也不缺乏了解，正像“毛泽东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纠正之上”——这些基本论断，想必大家都已充分了解了一样。但我以为：我们所缺乏的，乃是毛泽东对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那巨人式的总结、洞察、剖析和超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如果离开了中华民族五千年，鸦片战争以来 170 多年，新中国成立 67 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而只盯着区区 10 年，那么，我们与宋人看绚丽的大唐又有什么区别？

如果如此“日极一日，岁极一岁，使天下之人皆以为不知其所终”，那我们与祥林嫂又有什么区别？

往事越千年，我希望今人能够把眼光放长远一点，因为历史提醒我们——不要陷入宋人小廉曲谨、自误误人的小聪明，即不要“矫失以为得”；因为历史反复告诫我们——“矫失以为得，则必丧其得”。

2014 年 2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收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题为“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在这篇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教诲我们要有宽阔的历史视野。他指出：我们必须面对的治理经验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西方社会的治理经验；第二个部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治理经验；第三个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治理经验。我们应该从这三种治理经验和教训当中，从宽阔的历史视野来理解治理问题。

我以为，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必须有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那种宽阔的胸怀、远大的历史视野和包纳四字的思想风范。

毛泽东思想是千年以降，中国改革与革命思想的总结与集大成——这就是我的这本小书的主题。

如果这本书或许还有点价值，那么，其价值大概就在于此。

正像《五百年以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发愿于纽约一样，这本书的写作，缘于2015年纽约国际书展期间，我与Benchmark出版集团的约定。

201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纪念日，那一天，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王惠周同志，领我去西柏坡还愿——因为这本书的初稿，那时刚刚完成。

当踏着慷慨低徊的乐曲，缓步走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的塑像时，霎那间大雪骤降，漫天皆白。

抬头仰视毛泽东忧思如海的形象，那一刻我感到，他原本离我们是那么的近。

感谢冷溶主任、朱善璐书记、许永跃部长、孔丹同志、陈晋同志，你们的教诲和鼓励给我以勇气。感谢李学谦同志、张楠同志，你们的信任与鞭策是我前行的动力。感谢中信出版集团，通过你们卓越的工作，本书得以送到读者的手上。

4月21日晚，在开满鲜花的燕园，有一间会议室透出静谧的灯火——那是北大的研究生们在开毛泽东著作阅读会。

遥望不灭的灯火，心生感动与欢喜，不知怎的，想起了毛泽东所喜爱的清人严遂成的七律：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只手难扶唐社稷，连
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萧瑟三垂冈下路，至
今人唱《百年歌》。